222.03
Si317
W

6

ガラス使用

史記菁華錄

卷六

汲鄭列傳
酷吏列傳
游俠列傳
貨殖列傳
滑稽列傳
太史公自序

文彝軒藏書

222.03
Si317

國立國會圖書館藏書

46.3.22
858092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汲長孺武帝朝第一直臣而不相李將軍武帝朝第一名將而不得侯史公蓋深惜之故兩傳皆用零零碎碎寫法鬚眉畢著性情皆活然顯之爲人幾于至誠動物息之者不能傷驕之者不能折愛之者不能私短之者不能損危言危行如蹈康莊真西漢第一流人物也

汲鄭列傳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衛地爲下句引）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無意着此語亦爲戇直者反面襯映）至黯七世世爲卿大夫黯以父任（門蔭中有此人故奇）孝景時爲太子洗馬以莊見憚（武帝爲太子時知黯已久）孝景帝崩太子卽位黯爲謁者東越相攻上使黯往視之（兩使黯往視實非其任而黯不辭意固欲相機尋事出其囊中之穎也）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出使半道廢命而還雖曰持大體然亦見漢法寬厚迥非後世所及）河內失火延燒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延

切直人能以清淨無爲之本領所以爲賢若刻覈以濟其直則不惟病國亦必禍身矣然吾謂黯之賢誠爲體

燒不足憂也（雨不足字皆爲朝廷占地步然何不于奉命之時言之故知尋事見才是其本意）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宜持節發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詔之罪（數語簡盡足抵一篇奏疏黯非一味率直者也）上賢而釋之（武帝大過人）遷爲滎陽令黯恥爲令病歸田里上聞乃召拜爲中大夫（畢竟於爲太子時知之有素故惓惓如此）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爲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擇丞史而任之其治責大指而已不苛小（此等自是大臣宰相局量史公以爲學黃老所致此西漢人習氣須分別論之）黯多病臥閨閤內不出

清靜爲用此正仲弓所謂居敬行簡者也予長雄於文而樂言黃老其見地固不無少偏者須論世者自得之

歲餘東海大治稱之（此豈談清淨者所能爲）上聞召以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爲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卽以治郡者治天下古大臣原無兩副本領）黯爲人性倨少禮面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能忍見（此段總敘其性情須相筆尖轉動之處裊裊如游絲欲墜）士亦以此不附焉（此亦以是一層）然好學游俠（篇中用然字轉處俱健絕）任氣節內行修潔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傅栢袁盎之爲人也（宕筆多姿）善灌夫鄭當時及宗正劉棄（數人皆有一節類黯耳）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位（此亦以又一層）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丞相（此段

武帝多欲一着乃其隱微深痼之病其四十餘年之間窮邊搉貨封禪求仙無數秕政皆此一字爲之根忽然被黯一言指破實乃漸愧不遑故但怒其戇而不能罪至於徘徊顧嘆終不得不以社稷臣目之史公於而折犯顏之下特寫一段帝之愛一段帝

（證實性倨少禮）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嘗拜常揖之（具畫意寫生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此段證實直諫犯顏）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點染法）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戇也（一字定評）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借點語特爲戇字作註脚蓋武帝戇字之評褒貶雙合非直少黯也）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愈（此段寫上之愛黯）最後病莊助

之敬然有深意存焉

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哉（中有主見問以決之玩下然字悠然神往）助曰使黯任職居官無以踰人然至其輔少主（此一事）守城深堅（此又一事）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總承上二句）雖自謂賁育亦不能奪之矣（數語皆信於其末然可謂知己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武帝朝多才獨以社稷臣許黯可思）大將軍青侍中（此段寫上之敬黯）上踞厠而視之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冠不見也（總寫一筆）上嘗坐武帳中（又撮一事以實之零星入妙）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律令爲廷

黯一生與張湯抵牾篇中凡三叙責湯之言其意前後相足不甚岐異大槪以刀筆吏深文周內紛改舊章爲根據秦法剏于商鞅重于李斯漢悉除去苛法蕭何定爲二十二篇曹參守之不失蓋民之去湯火而濯清凉者歷高惠文景四

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此段證實而折不能容人之過）公爲正卿上不能襃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國富民使囹圄空虛二者無一焉（其言甚正其識甚非偉足令老奸心死詰）苦就行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爲（得無致辯處）公以此無種矣（毒罵妙然小人不敢仇非至誠動物者不能）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意匠經營化工肖物千載而下如聞其聲）天下謂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夷黯務少事（此眞武帝朝清涼散如果

朝而始有勝殘去殺之意自湯一出而紛紛舞亂嗣是而蒼鷹屠伯鼓牙而與靡爛其民又甚於亡秦之世則皆湯作之俑也作俑無後天理固宜無種之言豈為過哉然湯子安世竟以名德見稱高官顯爵赫奕有加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史公於黯責湯之言再三寫之繫而不殺其所感者深矣殺運既開雖聖人復起末如之何

相黯爲四海造福遠矣）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前後只歸重律令一事）而黯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陷人於罪（隱括處亦極精彩）使不得反其眞以勝爲功（妙語）（可入典謨）上愈益貴弘湯（不情得妙不如此不足見黯之積誠動物）弘湯深心疾黯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寫弘意中事很甚）弘爲丞相乃上言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素重臣不能任（以譽之爲陷之千古小人害君子多用此術）請徙黯爲右

存黯之論所以爲萬世計也

內史爲右內史數歲官事不廢（只如此妙）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耶（善爲大將軍地）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此豈武夫所能青于此稍有大臣之度）淮南王謀反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直諫守節之臣能令逆臣忌憚故奇豈必赳赳武夫而後爲公侯干城哉）至如說丞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小吏

以上爭律令此一段爭過功顯之深心大識一生只惓惓此二事然漢廷尋在夢熟時雖振

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逐步寫來咄咄逼人正與李廣傳同一機局）黯又非毀弘湯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此爲三公位極人臣矣）故黯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又加摑一筆）或尊用過之（益妙）黯褊心不能無少望（善寫人肺腑間事）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後來者居上（巧中帶戇非黯不能道）上默然有閒（畫得盡致）黯罷上曰人果不可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學爲諂媚耶評得不情而有態）居無何匈奴渾邪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貰馬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長安令（怒得無理）黯曰長安

臂疾呼無益也

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激得更無理故妙）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妙得春秋之旨）漢徐以縣次傳之（其持大體猶前也）何至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嘿然（數寫嘿然俱妙）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人（漢法擅以中國貨物闌出關外通互市者棄市）黯請閒見高門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其罪如此）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計（其爲中國忠又如彼）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爲陛下得胡人皆以爲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予之（處分妙絶）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大義正法不復有道及者）今縱

譬若奉驕子一語自漢以來直至趙宋無不如此千愁短氣之事發端者劉敬也搞破者汲長孺也是古今一大關捩也

不能渾邪率數萬之衆來降虚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奉驕子（說得短氣又說得傷心）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爲闌出財物於邊關乎（仍是痛詆刀筆吏口吻）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還迴上意而收之章法極不草草）上嘿然不許（嘿然者深動心于黯之論因自咎而不許論誅互市之人也）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甚

ガラス使用

黯傳畢矣治淮陽不過如故二字盡之史公偏于受詔之時去國之際極力寫出其一腔忠誠惻怛之意蓬勃忼慨生氣凜然其意中固以黯為第一流人物須以第一副筆墨寫之或謂實政少而文章不能生色者豈非妄哉

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名臣也小過免之過矣至遇盤根錯節則終思利器武帝之用人不亦末乎）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寫得侘傺而文清剛）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塡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薑桂之性愈辣葵藿之心不移老臣心地以安社稷爲悦者如趙鼎過嶺出涕同一副本領也不得以前恥爲合意例看之）上曰君薄淮陽耶吾今召君矣（帝雖不情然其待黯亦未嘗不厚）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臥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老臣去國如此所以爲社稷臣）黯棄居郡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暢發張湯巧佞之隱眞如燃犀照渚百怪惶惑湯縱不能害黯黯則必將誅湯如有明嚴相之于椒山其勢固不兩立此帝之所以必欲出黯于外也）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爲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内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爲威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寫出行所無事簡而妙）後張湯果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

ガラス使用

篇首既云濮陽人又云其先有寵于古之衛君至篇末遂牽連衛人仕宦者而以皆嚴憚汲黯出其下結之史公作文雖閑句冷字無一虛無着落如此

居淮陽七歲而卒（帝之重黯極矣然終不樂近之惟其多欲故也）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爲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與黯相反激射得奇）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特點濮陽字與篇首應）始事蓋侯信信任宏宏亦再至九卿然衞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總一句收得有味外味）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常爲項籍將（黯與當時爲人相似處甚少各引其先一人又各與本人不類俱文章羅紋之妙）籍死已而屬漢

鄭當時傳只極寫其愛士好客然通體皆用虛寫獨以脫張羽于阨一事起以仁人賓客遺負駘累一事終其成其敗皆以客之故也則當其廷議田竇一事時始見魏其後不能堅對則以竇嬰灌夫亦好客之甚者故氣

高祖令諸故項籍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鄭君古之節烈士而史公不著其名不爲立傳所以爲輕節義而重奸雄）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張羽于阨（賓寫一士于前）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恐不徧（此事亦後世所難行莊之好客自是任俠自喜故態）莊好黃老之言（特插此語爲與汲黯同也）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士也（極寫得士之盛）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ガラス使用

類有以感之不必實爲骨鯁之論也故于廷議受貶既甚畧而後復以趨和承意不敢引當否言之而惟極嘆其愛士真切蓋古人雖臨文愛賞極意處終不肯妄許一字也如此千古稱良史才斷非偶然

相至九卿爲右內史（綜敘生平歷任官閥別是一格可爲權式）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爲詹事（此當時骨鯁處却寫得極畧以全傳不重此也）遷爲大農令莊爲大吏誡門下客至無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九難在此）然其餽遺人不過算器食（以竹器貯食物儉之至也）每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總只一意變化出來）其推轂士及官屬丞史（兩頭二言字虛寫）誠有味其言之也（神往語奇絕有至味）常引以爲賢於己（即有味中紬繹出來）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已上極寫好客之誠）聞人之善言進之上

其廢亦以賓客之故累之一意到底

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莊鄭莊使視决河自請治行五日（此段只引證翕然稱之實）上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此言其結客之多到處有逢迎也莊糧叶韻蓋是時傳頌之語）請治行者何也然鄭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此與黯相反處然廷議獨與黯同是魏其侯傳中偏不詳寫古人作法須看全局不肯草草如此）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賓客爲大農僦人多逋負司馬安爲淮陽太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爲庶人頃之守長史上以爲老以莊爲汝南太守數歲以官卒（以太守而卒與黯同）鄭莊汲黯始列爲九

汲傳不及賓客盛衰鄭傳亦惟篇末賓客益落一語贊語自發生平太息之意故橫插翟公之言作案實不專為汲鄭也

卿廉內行修潔此兩人中廢家貧賓客益落（合寫二人相同處發明合傳之意大有感慨）及居郡卒後家無餘貲財（只用一句帶出贊語來）莊兄弟子孫以莊故（又一關鎖）至二千石六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以傳外意作贊別寓歔欷）有勢則賓客十倍無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邽翟公有言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貧一富乃見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西漢之初多頌法黃老之言其與孔孟之書醇駁固未暇辨也起處所引老子上德不德云云正所謂德其所德而非吾所謂德者今但約擧大旨不必深解即是解人

武帝之用酷吏也皆以爲能而任之而酷吏又實有公廉强幹之才當武帝開邊括利之際

酷吏列傳

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引孔老兩家言起以德字壓倒刑法史公卓識）老氏稱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法令滋章盜賊多有（在史公意以不德爲清淨無爲以不失德爲科條詳備而老子本旨又不盡然）

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雙承孔老之言而嘆之）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卓識名言）昔天下之網嘗密矣（此指秦時言之）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即指鹿爲馬之禍亦以法嚴令酷致之）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用之亦往往有成效故借亡秦吏治武健嚴酷之風兩贊其勝任愉快此明是刺譏武帝本旨下即以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繳明尚德之意之隨剔兩酷吏之被誅以為炯戒諷諫微情蓋然可掬此極用意文字也

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因網密而致奸多因奸多而更立嚴法其實無可奈何史公顧若許其能靖亂者亦反言之以剔起漢興之效耳）言道德者溺其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仍以孔子之言結之意重無訟之道爲末世嗤笑亦斷章取義）漢興破觚而爲圜斲雕而爲樸網漏於吞舟之魚（此以高帝悉去秦苛法之時言之）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乂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可見救火揚沸亦終不在武健嚴酷寓意深遠咀嚼不盡）高后時酷吏獨有侯封刻轢宗室侵辱功臣呂氏已敗遂禽侯封之家孝景時鼂錯以刻深頗用術輔其資而七

古語云察見淵魚者不祥蓋天下之事每忌太盡如郅都之為人公廉強毅直諫敢言守節奉公居邊禦侮固屬能臣之最即其族滅豪宗臨江對簿亦分所應為耳祇以一念酷烈不近人情遂致身膏刀鋸而天下快之君子是以有仁可過義不可過之言也郅都蓋過于義

國之亂發怒於錯錯卒以被戮（先寫兩個榜樣在前重禽錯被戮處）其後有郅都甯成之屬郅都者楊人也以郎事孝文帝（孝文仁主都無所見才可知）孝景時都爲中郎將敢直諫面折大臣於朝（慘酷本領必附義理而行）嘗從入上林賈姬如厠野彘卒入厠上目都都不行（繪出木強情狀）上欲自持兵救賈姬都伏上前曰亡一姬復一姬進天下所少寧賈姬等乎（其言固正只是覺得不近情便成慘礉之氣耳）陛下縱自輕奈宗廟太后何（立言又好巧）上還彘亦去太后聞之賜都金百斤由此重郅都濟南瞯氏宗人三百餘家豪猾二千石莫能制

着也汲長孺及宋之包孝肅明之海忠介清強峻厲處固有而寬簡愛人不務苛察故為賢耳

於是景帝乃拜都爲濟南太守至則族滅瞯氏首惡餘皆股栗居歲餘郡中不拾遺旁十餘郡守畏都如大府（酷吏之效如此）都爲人（虛敘一段足盡生平）勇有氣力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常自稱曰已倍親而仕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終不顧妻子矣（清剛奉職自是能臣一念慘惡遂成酷吏顧用之何如耳）郅都遷爲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都似汲黯處頗多然在黯傳寫來俱可慕此傳寫來俱可畏筆妙如化工肖物也）是時民樸畏罪自重而都獨先嚴酷致行法不避貴戚列侯宗室見都側目而視號曰蒼鷹（數句是其殺身罪狀）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不予（都之立意總之入其門者不復放一線生路而已）魏其侯使人以閒與臨江王臨江王既爲書謝上因自殺（臨江王罪不致死都殺之適以自禍亦天道使然）竇太后聞之怒以危法中都（已將殺之却又少佐以盡其才須看兩中法句呼應）都免歸家孝景帝乃使使持節拜都爲鴈門太守而便道之官得以便宜從事匈奴素聞郅都節居邊爲引兵去竟郅都死不近鴈門（酷吏負邊才如此亦豈易得哉）匈奴至爲偶人象郅都令騎馳射莫能中見憚如此（極寫其威攝人）匈奴患之竇太后乃竟

中都以漢法（所中之法不明言蓋都不必有可殺之罪而一生實蹟則無一念不足以殺其身耳）景帝曰都忠臣欲釋之竇太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耶於是遂斬郅都（郅都斬）寗成者穰人也以郎謁者事景帝好氣（寗成只是好氣二字做成一個酷吏）爲人小吏必陵其長吏爲人上操下如束濕薪猾賊任威（又足四字好氣之所以濟其惡者也）稍遷至濟南都尉而郅都爲守（串郅都）始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借襯法）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好氣而敢陵人所不敢陵之人乃見其酷）都素聞其聲於是善遇與結驩（能使都屈亦非漫然使氣如灌夫之流）久之郅都

甯成一生只是尚氣篇中陵上操下豪强惴恐處雄極寫豪暴然尚無糜爛其民之事也為吏者苟當驕倨之世而力矯其往瀾如子產是人而猶謂政莫如猛成亦何可厚非故雖抵罪髡鉗而猶得以累封威重於世有以也夫

死後長安左右宗室多暴犯法於是上召寗成爲中尉其治效郅都其廉弗如（以串法寫詳畧俱有骨力）然宗室豪桀皆人人惴恐武帝卽位徙爲內史外戚多毀成之短（從中尉內史得禍）抵罪髡鉗（寗成髡鉗不足以蔽酷吏之辜也故再寫一筆以志快史公之意可見）是時九卿罪死卽死少被刑而成極刑自以爲不復收於是解脫詐刻傳出關歸家（是其猾賊作用）稱曰仕不至二千石賈不至千萬可比人乎（與郅都所稱相去遠矣）乃貰貸買陂田千餘頃假貧民役使數千家（又寫抵罪之後一番作用猾賊任威之技乃盡亦是文字逐段變化妙處）數年會赦致產數千金

六之十三

爲任俠持吏長短出從數十騎其使民威重於郡守（爲小吏而陵上官奇矣至爲刑餘而威重過郡守不更異乎成之才亦實有過人者未可深訾也）周陽由者其父趙兼以淮南舅父侯周陽（周陽地名）故因姓周陽氏由以宗家任爲郎（宗家者諸侯外戚之家任與蔭同）事孝文及景帝景帝時由爲郡守武帝卽位吏治尚循謹甚（先寫此筆便定由罪案）然由居二千石中最爲暴酷驕恣（驕恣字甚于猾賊任威總寫其惡不但絕異于郅都之公廉亦殊遠于甯成之任俠）所愛者撓法活之所憎者曲法誅滅之所居郡必夷其豪爲守視都尉如令爲都尉必陵太守奪之治（加奪之治二字便非僅好氣好氣者

汲黯廷折弘湯處亦類于忮然疾惡耳非爭權也奈何與周陽由並論史公往往有文外支節不大了了處又舊註以未嘗敢均茵伏句總承汲黯司馬安非是言與汲黯俱爲忮害雖以司馬安之文惡然且同列而不敢亢禮也

趙禹能識田仁任安於微賤之中亦賢大夫也徒以文深爲酷吏須看與張湯定律用法益

不爲勢位所詘奪權則罔上行私何所不至此所以終及于禍也）與汲黯俱爲忮司馬安之文惡俱在二千石列同車未嘗敢均茵伏由後爲河東都尉時與其守勝屠公爭權相告言罪勝屠公當抵罪義不受刑自殺而由棄市（周陽由棄市）自甯成周陽由之後（忽總束一筆文勢極變動）事益多民巧法大抵吏之治類多成由等矣（至以羣惡之罪歸之卽作俑無後之嘆也）趙禹者斄（音台）人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爲令史（禹稍廉平獨以文深刻於酷吏）事太尉亞夫亞夫爲丞相禹爲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以居

六之十四

ガラス使用

刻自此始歟可可見以三寸管釀禍無窮正與殺人以梃與刃者同科史公垂戒之深意可見矣

大府（亞夫有大臣識畧正與汲黯斥張湯意同）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特點出刀筆吏三字妙）積勞稍遷爲御史上以爲能（傳中眼目）至太中大夫與張湯論定諸律令（串法）作見知（見知者律法名卽知而不擧者連坐之）吏傳得相監司用法益刻蓋自此始（禹傳未畢卽入張湯又變）

張湯者杜人也其父爲長安丞出湯爲兒守舍還而鼠盜肉其父怒笞湯湯掘窟得盜鼠及餘肉劾鼠掠治傳爰書訊鞫論報幷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爰書卽獄詞其中備具士師訊鞫之由及論罪如律而朝廷報可諸款式然後幷取盜鼠贓證其獄而後磔寫得絲毫不漏故爲天生酷吏才也）其父見之視其文辭如老獄吏大驚

古之取人必視其所與張湯之所與者皆非端士也始因道兼定交繼為甯成掾屬又為田蚡長史終與趙禹交驩天性既優於深刻黠桀俱極其傾邪宜其為酷吏中之首惡也

遂使書獄（引一小事起見湯乃天生酷吏之才）父死後湯爲長安吏久之周陽侯始爲諸卿時（卽周陽由之父趙兼）嘗繫長安（亦從治獄中出身）湯傾身爲之及出爲侯大與湯交徧見湯貴人湯給事內史爲甯成掾（看其步步從刀筆吏露穎便知與士大夫出身迥別）以湯爲無害言大府調爲茂陵尉治方中（督治山陵中壙室）武安侯爲丞相徵湯爲史時薦言之天子補御史使案事治陳皇后蠱獄深竟黨與於是上以爲能（此方是湯脫穎而出處故亟下上以爲能句）稍遷至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文有見於彼傳而此不復書者獨共定律令事禹傳湯傳兩書之所以深著其惡也）務在深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巻』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極寫趙禹廉好深文處文法者刻鞫文致之法以爲精覈而取録之亦不復撿覆律令故典以求其相合否也惟其喜好刻深所以嘗求官屬陰罪而致之于法言張湯於上所是卽受而著讞決法

拘守職之吏已而趙禹遷爲中尉徙爲少府而張湯爲廷尉兩人交驩而兄事禹（先作一束）禹爲人廉倨（忽入禹傳）（離奇開合極文之變）爲吏以來舍毋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絶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文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禹之爲人與湯事事相反徒以一念刻深遂相得無間特以禹爲人湯爲人平提二段以不沒二人之眞）湯爲人多詐（句句與禹反妙極整齊又極參差故奇）舞智以御人始爲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賈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及列九卿收接天下名士大夫己心內雖不合然陽浮慕之（爲小吏婪賄不立品如此至爲）

附於廷尉絜令是卽近世新例之法也卽此二語洞見禹湯二人更定律令紛紜繁重大煞高帝舊章使人無所措手足矣此二傳中骨子也

（三公却有廉名其許可知盡抉肺腑惡之至也）是時上方鄉文學湯決大獄欲附古義（決大獄附古義美事也惟其一詐寫得不値一文）乃請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亭疑法（亭卽平謂以經術平疑獄如嚴延年以春秋律衛太子是也）奏讞疑事必豫先爲上分別其原上所是受而著讞決法廷尉絜令揚主之明（絜卽絜矩之義比較舊法而附合之卽新例也）奏事卽譴湯應謝（此段數用卽字皆妙）鄉上意所便必引正監掾史賢者曰固爲臣議如上責臣臣弗用愚抵於此罪常釋聞（註寫一大段如秦宮寶鏡無隱不爛蓋湯好深文故史公亦卽以深文寫之此亦酷吏手段非他文所有也）卽奏事上善之曰臣非知爲此

湯立意亦要鉏豪强振貧弱收恤故舊薦揚屬吏及弘與經術敦尚廉恥皆是美事惟一以詐行之遂覺無往不陰邪曖昧史公

奏乃正監掾史某爲之其欲薦吏揚人之善蔽人之過如此（揚善蔽惡亦美事也惟其一詐亦寫得不値一文）所治（此段專就治獄上寫其詐）即上意所欲罪予監史深禍者即上意所欲釋與監史輕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詆即下戶羸弱時口言雖文致法上財察（財同裁）於是往往釋湯所言（先見止口）（奏以開釋之故雖文致於法而往往裁察見釋）湯至於大吏內行修也（亦終不沒其善）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爲吏（故人子弟爲吏者飲食之此倒句法）及貧昆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太欲寫湯之得聲譽却先着造請不避寒暑則其得之者更不値一文）是以湯雖文深意忌

盡力雕繪所謂雖百世可知也

不專平然得此聲譽而刻深吏多爲爪牙用者依於文學之士丞相弘數稱其美（弘好儒術以湯依於文學之士故亦稱美之亦倒句法）及治淮南衡山江都反獄皆窮根本（湯之刻深治獄只陳皇后蠱獄窮竟黨與及此處窮根本二實案餘悉用虛寫）嚴助及伍被上欲釋之湯爭曰伍被本畫反謀而助親幸出入禁闥爪牙臣及交私諸侯如此弗誅後不可治於是上可論之（前言上所欲釋即與輕平者此又將欲釋者爭而誅之然則湯之立意刻酷益可見矣）其治獄所排大臣自爲功多此類于是湯益尊任遷爲御史大夫會渾邪等降漢大興兵伐匈奴山東水旱貧民流

ガラス使用

羣酷吏非無暴過於湯者然用事之專且久得君之深且篤則未有及湯者也所以煩酷之氣溢於四海上自公卿下及黎庶無不被其毒湯即煦煦於故人昆弟亦何益矣宛轉寫來不留餘力也如此

徙皆仰給縣官縣官空虛於是承上指（大書承上指既不恕湯亦深議上也）請造白金及五銖錢籠天下鹽鐵排富商大賈出告緡令鉏豪強兼并之家舞文巧詆以輔法（聚斂實弘羊孔僅等所爲湯惟舞文巧詆以附法故盡寫在湯案內筆法嚴極）湯每朝奏事語國家用（即承聚斂來）日晏天子忘食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决於湯（所謂天下之惡皆歸焉）百姓不安其生騷動縣官所興未獲其利姦吏並侵漁（此皆桑孔等罪案今皆并入皆决於湯句）於是痛繩以罪則自公卿以下至於庶人（明明以羣兒之罪并歸一人■）咸指湯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其隆貴如此（天子忘食天子視病）

（兩頭以寵異結成罪案）匈奴來請和親羣臣議上前（獨作一段寫湯排陷朝士樣子）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者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城乃遂結和親（言既曲謹不足以動雄略之主而歷敘累朝之事亦絕不知忌諱宜其言之不見聽而反以賈禍也）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孝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矣（文帝乃不得已而用兵非欲事匈奴之謂）孝景時吳楚七國反景帝往來兩宮閒寒心者數月（言以用兵而懼）吳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貴今自陛下舉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虛邊民大困貧由此觀之不如和親（和親傷中國之體本非長策帝）

ガラス使用

武帝朝有三大敝政貴治獄之吏信興利之臣啓窮兵之禍是也惟張湯一傳兼有之即如狄山所議固不中肯綮湯特以愚儒無知一語駁之迫山自觸湯而武帝自責之乘鄣耳段後獨綴羣臣震慴一語便見窮兵之禍皆湯養成而箱

（方欲威服四夷何惜煩費）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亦不達時務之謂）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愚忠詐忠其言甚確但不應舍本議而捃拾他事耳）若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別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與議和親事何與而自尋硬對耶）臣固知湯之爲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上方任湯而山痛詆之故欲以事誅之亦與本議無涉）曰不能曰居一縣對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衛邊列亭障爲屯戍）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於是上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自是以後羣臣震慴（此蓋湯所使非眞匈奴也所以羣臣震慴湯）

結衆口之威幾如指鹿爲馬皆文章辣手處

漢之誅戮大臣多以蜚語告姦及腹誹反唇諸曖昧之法往往不厭人心獨張湯以摩足細故遂致殺身而讀者若猶以從容自裁未足蔽辜者以湯之懷詐面欺無

之客田甲雖賈人有賢操（應田甲一段大爲湯惜）始湯爲小吏時與錢通及湯爲大吏甲所以責湯行義過失亦有烈士風（湯傳未畢綴此句于田甲段下有味）湯爲御史大夫七歲敗（自此以後皆湯所以致敗之事亦極曲折）河東人李文嘗與湯有郤已而爲御史中丞恚數從中文書事有可以傷湯者不能爲地（文欲傷湯而顧爲湯所殺然湯之敗卒以此事發端也）湯有所愛史魯謁居知湯不平使人上蜚變告文姦事下湯湯治論殺文而湯心知謁居爲之（數寫必知以著其陰險不可測揣）上問曰言變事蹤跡安起湯佯驚曰此殆文故人怨之（詐變將窮數數描寫）

ガラス使用

一念不足以自賊其軀也故湯之得午也以詐其致禍也亦以詐其陷人也以詐其終自陷也亦以詐嗚呼山木自伐膏火自煎今之以智囊自負者何不鑒於湯也

（皆爲從面欺二字伏脈）謁居病臥閭里主人湯自往視疾爲謁居摩足（感其爲已報復然極曖昧文極平常俱用零碎寫法壘成死案）趙國以治鑄爲業王數訟鐵官事湯常排趙王趙王求湯陰事謁居常案趙王趙王怨之并上書告湯大臣也史謁居有病湯至爲摩足疑與爲大姦（告得不甚了了而能中武帝之忌故妙）事下廷尉謁居病死（謁居不死湯未必敗此天亡之也）事連其弟弟繫導官（導官獄名）湯亦治他囚導官見謁居弟欲陰爲之而佯不省（湯一生善詐今偏以詐敗可謂非天乎）謁居弟弗知怨湯使人上書告湯與謁居謀共告變李文（摩足之事固從李文起事有原）

喜構陷大臣總一腔忮刻之念獨莊青翟一事謂湯不必有陷之志直若欲自而已蓋大臣有財見謝所以明職無狀耳湯以吏大夫無園陵孫因不復謝及上問賈人居物謀亦不復謝其總謂非已之罪已況一則曰欲

委）事下減宣（串入減宣）宣嘗與湯有郤及得此事窮竟其事（與湯窮竟他人處應）未奏也（頓住另起）會人有盜發孝文園瘞錢丞相青翟朝與湯約俱謝至前湯念獨丞相以四時行園當謝湯無與也不謝（又詐凡寫湯事俱從必曲傳出）丞相謝上使御史案其事湯欲致其文丞相見知（即前所造見知律欲以此誅青翟狠甚）丞相患之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忽起案奇）始長史朱買臣會稽人也（朱買臣亦有奇特處而史公不爲立傳僅附見張湯傳中故其書法較兩長史差詳班掾遂爲補傳蓋未得龍門去取之意也）讀春秋莊助使人言買臣買臣以楚辭與助俱幸侍中爲太中大夫用事

文致再則曰欲劾君不過因三長史謀陷湯借是以激公相恐未必有實迹之可尋也且丞相即是行國之職而瘞錢被盜亦豈遂與長陵抔土同科斷不至逮及宰相而僭咎頓加也總之湯之苛刻自足取死之道湯之詐妄早伏見疑之根而買臣等以深怨圖報減宣趙禹又以同類相戕天道好還巧於假手陷人者人亦陷之

而湯乃爲小吏跪伏使買臣等前（害湯三長史俱只從炎凉起見非有他故也自然兩敗俱傷）已而湯爲廷尉治淮南獄排擠莊助買臣固心望（此念猶爲感助薦舉之恩）及湯爲御史大夫買臣以會稽守爲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數年坐法廢守長史（凡守丞相長史皆後用效力起用之意）見湯湯坐牀上丞史遇買臣弗爲禮買臣楚士深怨常欲死之（酷吏本好以氣凌人况屬員乎楚人剽悍寫得深穩）王朝齊人也以術至右內史（右內史及諸侯相皆眞二千石）邊通學長短（戰國縱橫之學）剛暴彊人也官再至濟南相故皆居湯右（二人總寫）已而失官守長史詘體於湯（與買臣詳畧各妙）湯

味趙禹之言可以自悟而事之有無不足更辨矣

數行丞相事知此三長史素貴常凌折之（由王朝而下自一人總二人又總三人文筆妥帖）以故三長史合謀曰（遂接三長史害湯欲陷之句）始湯約與君謝已而賣君今欲劾君以宗廟事此欲代君耳（皆與莊青翟謀之言直激之耳未必果然）吾知湯陰事使吏捕案湯左田信等（左因佐證其罪者也）曰湯且欲奏請信輒先知之居物致富與湯分之（此亦賈人徵貴徵賤常態遂以瀆禁令陷湯自是寃獄且湯既貴之後亦不聞贖貨事也三公之貴何事不可致富乃垂涎賈人羨餘耶）及他姦事事辭頗聞上問湯曰吾所爲賈人輒先知之益居其物是類有以吾謀告之者（問得猜狠之甚）湯不謝湯又佯驚曰固

ガラス使用

宜有（疊寫二句狡詐如鏡固宜有三字湯固欲移罪他人耳適會減宣趙禹兩酷吏與作勍敵遂不可收拾天實殺之也）減宣亦奏謁居等事天子果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具自道無此不服（頗頑鈍）於是上使趙禹責湯（卽同定律令素所兄事者也果報可畏）禹至讓湯曰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滅者幾何人矣（妙絕不與辨本案只以現前果報惕之）今人言君皆有狀天子重致君獄欲令君自爲計何多以對簿爲（趙禹至湯固無生理矣來俊臣鞫周興亦如此）湯乃爲書謝曰湯無尺寸功起刀筆吏陛下幸致爲三公無以塞責然謀陷湯罪者三長史也遂自殺湯死家產

禹只是文深而責湯處尚能以吏滅人爲湯罪案則其呼緩可知也壽[illegible]

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業（特書此語見與田信分利之誣）（史公雖甚惡湯然初未嘗恕買臣等也）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爲天子大臣被汙惡言而死何厚葬乎（爲天子大臣而有與賈豎分財之名汙辱極矣此母善於爲子報仇）載以牛車有棺無槨天子聞之曰非此母不能生此子乃盡案誅三長史（武帝蓋終惜湯）丞相青翟自殺（此以三長史故非爲宗廟事也）出田信上惜湯稍遷其子安世（惟湯有後）趙禹中廢（又接趙禹其傳始終以一傳遠出湯傳之前後文體極奇）已而爲廷尉始條侯以爲禹賊深弗任及禹爲少府比九卿禹酷急至晚節事益多吏務爲嚴峻而禹治

ガラス使用

於湯死十餘年之後宜哉

從義縱以下殘惡糜爛無復人理同視郅都趙禹諸人又如祥麐威鳳矣史公用彼此形擊之法相摧相效相收相滅如造蠱者聚百毒於一器総其吞噬劫運至此正何必問其諸公繪[illegible]孛變相也

加緩而名爲平（褒貶處銖兩不苟筆態千曲百折精悍特甚）王温舒等後起治酷於禹（妙句是怨禹郎是終不怨禹）禹以老徙爲燕相數歲亂悖有罪免歸後湯十餘年以壽卒於家（獨禹稍平遂以壽終）義縱者河東人也爲少年時嘗與張次公俱攻剽爲羣盜（伏張次公傳外傳也筆有餘妍）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王太后問有子兄弟爲官者乎姊曰有弟無行不可（有識然亦巧於薦弟）太后乃告上拜義姁弟縱爲中郎補上黨郡中令治敢行少蘊藉（寫得妙絕又是一種氣色）縣無逋事舉爲第一（縱本羣盜故其一生只是盜賊器魄一味斬殺別無伎能）遷爲長陵及長安令直

前甯成以兇鉗抵罪豪于閭里其傳未畢又見義縱傳中方結成案猶張湯傳中歸結趙禹之法也若也手則傳各為起結豈有此離奇出沒之妙

法行治不避貴戚以捕案太后外孫修成君子仲上以爲能遷爲河內都尉至則族滅其豪穰氏之屬河內道不拾遺（酷吏治效如此）而張次公亦爲郎以勇悍從軍敢深入有功爲岸頭侯甯成家居（又入甯成極言成之暴以托起義縱之暴倍蓰于成來背面鋪粉之法最爲文字生色）上欲以爲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爲小吏時甯成爲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其狠如此）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成爲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隸郡國出入關者號曰寧見乳虎無值甯成之怒（其見畏于人又如此）義縱自河內遷爲南陽太守（陡接）聞

按軍數出定襄而吏民亂敗則亦由於上之擾之而不聊生耳乃以殘暴之吏恣其賊虐何哉武帝之罪上通於天矣○為死罪解脫句向以此語為私入相視罪名謬甚縱意蓋以死

甯成家居南陽及縱至關（與他吏出入關者應）甯成側行送迎（成見縱又若羊遇狠矣奇甚）然縱氣盛不爲禮至郡遂案甯氏盡破碎其家成坐有罪及孔暴之屬皆犇亡南陽吏民重足一迹（四字妙絕卽無所措手足之變化也）而平氏朱彊杜衍杜周爲縱爪牙之吏任用遷爲廷史（酷吏未有不任其爪牙者）軍數出定襄定襄吏民亂敗於是徙縱爲定襄太守縱至掩定襄獄中（妙在一掩字殘酷無復人理在此）重罪輕係二百餘人及賓客昆弟私入相視亦二百餘人（輕係既與重罪殊科私人又非見囚可比而縱一概殺之所以爲掩也）縱一捕鞫曰爲死罪解脫是日皆

一切本無生理今盡殺之如為解脫其淹繫之苦者然此惡人口吻也

雅縱傳歷舉羣酷吏相並而集其成如破碎甯成折復王温舒治放郅都狠過張湯趙禹蓋萃衆人之惡為一人之惡而超軼絕倫者也恣肆寫來筆有餘怒

報殺四百餘人其後郡中不寒而栗猾民佐吏爲治（奸猾反有生涯從來如此）是時趙禹張湯以深刻爲九卿矣（沉痛可味）然其治尚寬輔法而行而縱以鷹擊毛摯爲治後會五銖錢白金起民爲奸京師尤甚乃以縱爲右內史王温舒爲中尉（兩兇相聚而縱之惡愈熾）温舒至惡其所爲不先言縱縱必以氣凌之（到底盜賊器魄）敗壞其功其治所誅殺甚多然取爲小治姦益不勝（積痛盡底提出）直指始出矣（繡衣使者始出刺舉奸暴）吏之治以斬殺縛束爲務閻奉以惡用矣（閻奉從史之惡者公然拔用皆縱之罪案也兩矣字有太息之聲）縱廉其治放郅都

ガラス使用

豪猾奸吏持其陰罪而縱使督奸固亦一法然曰快其

上幸鼎湖病久已而卒起幸甘泉道多不治上怒曰縱以我爲不復行此道乎嗛之（縱之惡人不敢問而偶以意外取死天也）至冬楊可方受告緡縱以爲此亂民部吏捕其爲可使者（楊可受告緡上所使也而仲捕之豈得以修成子仲爲例耶）天子聞使杜式治以爲廢格沮事棄縱市後一歲張湯亦死（天子方以告緡爲可獲利故發怒義縱棄市又綴張湯似無謂而妙）王溫舒者陽陵人也少時椎埋爲姦（出身與義縱略同）已而試補縣亭長數廢爲吏以治獄至廷史事張湯（串法妙）遷爲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任吏十餘人以爲

意所欲得則貫其罪勿問則彼必說爲賊言以希上之旨而寬抑隱漏有不可勝言者矣法非不善而倚酷者行之必不可長耳

溫舒遷河內久知集猾之家其殺氣之磨厲以須若刻不容緩矣無奈之郡日已是深秋則捕鞠論奏得報行誅度三月之中未能集事則無以逞其殘殺之威故一到即私具驛馬從一

爪牙皆把其陰重罪而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此人雖有百罪弗法即有避因其事夷之亦滅宗（條絡）（在手此人亦有將帥之才但用以督盜賊亦未爲不可用以戕民即無人理矣）以其故齊趙之郊盜賊不敢近廣平廣平聲爲道不拾遺（聲爲妙不必實然）上聞遷爲河內太守素居廣平時皆知河內豪奸之家及往九月而至（提九月）令郡具私馬五十疋爲驛自河內至長安部吏如居廣平時方略捕郡中豪猾（此一念之惡直包至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一嘆所謂惟日不足也）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

天之二十五

ガラス使用

河內至京飛馳奏請數日得報流血成渠而猶恨亡走之未及并殺回頭足浩歎如此形容部吏真藥叉羅剎未足以比其兇殘也

溫舒在十人中至為殘惡而尹齊楊僕特附見溫舒傳中以溫舒之為中尉適與彼相交卸也舊說謂溫舒之惡本傳不盡者又見尹齊傳中是未知史公隱見出沒若斷若聯之妙者也

臧奏行不過二三日得可事論報（私驛之效）至流血十餘里（此盡殺之語慘酷什佰）河內皆怪其奏以爲神速盡十二月（緻十二月益三月中殺千餘家）郡中毋聲毋敢夜行野無犬吠之盜（疊三句酷燄猶赫）其頗不得（偶有逋亡）失之旁郡國梨來（梨與比同及也）會春溫舒頓足歎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漢法立春後不許決因此溫舒置驛之意）其好殺伐行威不愛人如此天子聞之以爲能（前聞聞其廣平道不拾遺此聞聞其河內無犬吠之盜也亦遙接法）遷爲中尉其治復放河內徙諸名禍猾吏與從事河內則楊皆麻戊關中楊贛成信等（河內關中皆其舊治故徙其爪牙以爲搏擊之助）義縱爲內史憚未敢恣治（憚者溫舒憚義縱也其文已在前舊解作縱憚溫舒）及縱死張湯敗後徙爲廷尉而尹齊爲中尉尹齊者東郡茌平人以刀筆稍遷至御史事張湯（以下皆張湯故吏史公所以不肯恕湯而必列於酷史中也班史不知此義別爲立傳便非史識）張湯數稱以爲廉武使督盜賊所斬伐不避貴戚遷爲關內都尉聲甚於甯成上以爲能（虛寫各有詳略之妙）遷爲中尉吏民益凋敝尹齊木彊少文豪惡吏伏匿而善吏不能爲治以故事多廢抵罪（尹齊才具不逮溫舒遠甚而廉過之便知牽尹齊只是極寫溫舒之惡）上復徙溫舒爲中尉（再爲中尉）而楊僕以嚴酷

ガラス使用

楊僕本非酷吏而前以嚴酷二字爲提後以治放尹齊四字爲緣本和融無迹史公亦着意斡旋如此

爲主爵都尉（又過一傳離合有天巧）楊僕者宜陽人也（此段只爲楊僕爲主爵都尉小註）以千夫爲吏河南守案舉以爲能遷爲御史使督盜賊關東治放尹齊以爲敢摯行稍遷至主爵都尉列九卿天子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爲梁侯爲荀彘所縛居久之病死（征東越時敗衂失爵史究言之非此時事）而温舒復爲中尉（卽再爲中尉事接前段）爲人少文居廷惛惛不辯至於中尉則心開（寫出惡人性情奇而確）督盜賊素習關中俗知豪惡吏豪惡吏盡復爲用爲方略（應尹齊爲中尉時伏匿不能爲治）吏苛察盜賊惡少年投缿（音項）購告

十人中第一無品者其才亦遠不逮窮成輩只是一個任用獨吏而已宜其咎連五族而千金之産適爲屠劊之場也

言姦（令人爲匿名告密缿銅櫃可入不可出）置伯格長（卽百家連坐法）以收司姦盜賊温舒爲人讇（又虛寫一段見其品之汙賤不足比數惡之至也）善事有勢者卽無勢者視之如奴有勢者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者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詆下戶之猾以焄大豪（焄大豪謂巧爲文致名作大豪也舊解謂熏炙之如借此懲彼之謂則與諂態不符）其治中尉如此姦猾窮治大抵盡靡爛獄中行論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温舒之惡在用奸吏而其敗也亦根於此故處處提出）於是中尉部中中猾以下皆伏有勢者爲游聲譽稱治治數歲其吏多以權富（又點爪牙之惡）温舒擊東越還議有不中

ガラス使用

意者坐小法抵罪免是時天子方欲作通天臺而未有人温舒請覆中尉脫卒得數萬人作（諂上希旨故態）上悅拜爲少府徙爲右內史治如其故（文簡而變化）奸邪少禁坐法失官復爲右輔行中尉事（三爲中尉）如故操（文法小變）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温舒匿其吏華成（終以庇吏賈禍）及人有變告舒受員騎錢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王温舒五族）光祿徐自爲曰悲夫夫古有三族而王温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假他人口出之咨嗟涕洟快耶恨耶寫得妙絕）温舒死家直累千金（朋汗）

温舒最酷禍亦最慘若尹齊雖不貴寫而誅滅既多幸得免死可謂天道踈而漏矣遂以尸亡去歸葬著其死有餘辜不得從容成禮以正首邱之報也而舊註或謂尸自飛去則豈殘人酷吏頗有飛昇羽化之術耶不經甚矣

（狠籍如此）後數歲尹齊亦以淮陽都尉病死家直不滿五十金（特借尹齊相形如此）所誅滅淮陽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尸亡去歸葬（尹齊亡尸）自温舒等以惡爲治（此該諸人在內）而郡守都尉諸侯二千石欲爲治者其治大抵盡放温舒而吏民益輕犯法盜賊滋起（此又獨歸罪温舒妙）南陽有梅免白政楚有殷中杜少齊有徐勃燕趙之間有堅盧范生之屬（枚舉羣盜與羣酷吏正器相當也然則酷吏非惟不足以禁寇而實爲致寇之媒酷何裨於國哉）大羣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縳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爲檄告縣趣具食（寫出）

獨於温舒傳後痛發酷暴之吏無益於治而貽害甚大則向所謂道不拾遺野無犬吠之盜云云者豈不誣哉亦當時人主尊尚酷吏而文致其美以自欺欺人而已史公文字彼此激射者極工

（視漢吏如兒戲妙）小羣盜以百數掠鹵鄉里者不可勝數也（此尤其小者故上云百數此云不可勝數）於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長史督之（酷吏之一變○但督之此亦酷耳）猶弗能禁也乃使（二變）光祿大夫范昆諸輔都尉及故九卿張德等衣繡衣持節虎符發兵以興擊斬首大部或至萬餘級（又加酷焉）及以法誅通飲食坐連諸郡甚者數千人數歲乃頗得其渠率（筆端有眼殺戮無辜不可勝紀而問一二盜魁以塞責）散卒失亡復聚黨阻山川者往往而羣居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三變○沈沒其命即連坐誅死也）曰羣盜起不發覺而捕不滿品者

正發明首知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淸濁之源也一段真詮

減宣大抵纖嗇苛察之人其才亦有過人者然無大臣之度而又濟之以酷急則其禍不可勝言矣明深儉嗇爲楚左番伯凡屬吏日用薪菜各有一牌經其判斷力訏市買謂之合料判然自奉至儉性仍和易故遂爲名

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所謂沈命坐也）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恐不能得坐課累府（千古錮弊至今爲烈）府亦使其不言（終究無可奈何）故盜賊寖多上下相爲匿以文辭避法焉減宣者楊人也以佐史無害給事河東守府衛將軍青使買馬河東見宣無害言上徵爲大廄丞（郎從焉上得來）官事辦稍遷至御史及中丞使治主父偃及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稱爲敢決疑（疑獄有矜不聞敢決也品目殊妙）數廢數起（別是般叙法）爲御史及中丞者幾二十歲王温舒免中尉（串温舒）而宣爲左內史

ガラス使用

臣臧節減宣則非其人也

其治米鹽事大小皆關其手（獨以苛細刻薄爲治）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不得擅搖痛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一切郡中爲小治辦（語有斟酌）然獨宣以小致大能因力行之難以爲經（宣起小吏筭權精敏故能行其法）中廢爲右扶風坐怨成信信亡藏上林中宣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此天殺宣也）宣下吏詆罪以爲大逆當族自殺（減宣族殺）而杜周任用（忽過一何妙）杜周者南陽杜衍人義縱爲南陽守（串義縱）以爲爪牙（酷吏各有衣鉢）舉爲廷尉史事張湯湯數言其無害至御史使案邊失亡所

二段次減宣而外宜稍勝一段故張湯而同上吏工然則周之惡概可見矣然上意欲誅者乃誅之則黷刑酷殺皆武帝有以啟之也下段遂將當時詔獄之繁極寫一段以終酷吏十人之局是即篇中無數上以爲能等

論殺甚衆奏事中上意任用與減宣相編（相編字法妙猶相次相等也）更爲中丞十餘歲其治與宣相放然重遲外寬內深次骨（善摹人情狀）宣爲左內史周爲廷尉（與上段排比而長短踈密大殊）其治大放張湯而善候伺上所欲擠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釋者久係待問（巧甚）而微見其冤狀客有讓周曰君爲天子決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主意指爲獄獄者固如是乎（自是正論）周曰三尺安出哉（强詞却自足以奪理）前主所是著爲律後主所是疏爲令當時爲是何古之法乎（律外有例千古爲昭此語實發其竅）至周爲廷尉（此句遮入詔獄有飛梁架）

句之大結大處皷酷吏一傳凡所以刺孝武也此一傳之大結構也杜周非酷吏直巧宦耳張湯亦然惟二人行徑相似故湯之後有安世周之後有延年班史遂將此兩人別立傳蓋亦不為無見但史遷十人合傳只作一篇文字其中結撰靈妙固亦缺一不得

（構之妙）詔獄亦益多矣二千石係者新故相因不減百餘人（此舉天下多故而言之始非周等之故）郡吏太府舉之廷尉一歲至千餘章章大者連逮證案數百小者數十人遠者數千近者數百里（極意恣寫如聞歎息之聲）會獄吏因責如章告劾不服以笞掠定之（此句接上舉之廷尉此言廷尉會訊不容展辯也）於是聞有逮皆亡匿獄久者至更數赦十有餘歲而相告言大抵盡詆以不道（重寫一遍撮出詔獄所坐罪名）以上廷尉及中都官詔獄逮至六七萬人吏所增加十萬餘人（又爲計算一遍）周中廢後爲執金吾逐盜（執金吾之屬吏有逐盜校尉）捕治桑弘羊衛皇后昆弟子刻深天子以爲盡力無私（處處深刻）遷爲御史大夫家兩子夾河爲守（又添出二子之酷）其治暴酷皆甚於王溫舒等矣（溫舒至酷而周及其子又過之煩慘極目）杜周初徵爲廷史有一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孫尊官家貲累數巨萬矣（又補出其貪婪皆深惡之辭）

太史公曰自郅都杜周十人者此皆以酷烈爲聲（總斷一筆）然郅都伉直（然後分別其善處）引是非爭天下大體張湯以知陰陽（陰陽卽向背也）人主與俱上下時數辯當否國家賴其便趙禹時據法守正杜周從諛以少言爲重（獨提）

酷吏傳後引馮當李貞等猶游俠傳後引羣盜之意也酷不可無才俠不可無守如此取人眞堪當氷鑑之目

（此四人亦有微意）自張湯死後網密多詆嚴官事寖以耗廢九卿碌碌奉其官救過不贍何暇論繩墨之外乎（可見官事之廢實酷法有以致之而酷法之吏皆湯有以釀之也史公不肯恕湯如此而班氏獨別提出之失其旨矣）然此十人中其廉者足以爲儀表其汙者足以爲戒方略教導禁奸止邪一切亦皆彬彬質有其文焉雖慘酷斯稱其位矣至若蜀守馮當暴挫廣漢李貞擅磔人東郡彌僕鋸項天水駱璧推減河東褚廣妄殺京兆無忌馮翊殷周蝮鷙水衡閻奉樸擊賣請何足數哉何足數哉

逐段承接文法斬斬不亂史公才大而心未嘗不細如此密爲之方見其妙

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引韓子語以儒俠並譏起案匹俠於儒已占地步）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此如公孫弘張湯一輩人似褒實貶）輔翼其世主功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此正亂法之僞儒撇開一邊）及若季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再引眞儒無可譏笑者而世復笑之然則世俗之評論不足據可知亦爲下排擯游俠俗見起案）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戸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當時雖笑沒而愈光）

先言游俠之義足多又言緩急時有以見世實少不得此輩以此進一步法

今游俠（陡接）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數語洗出游俠眞面目一篇骨子）且緩急人之所時有也（頓起文勢宕甚）太史公曰（述父談之恒言引證緩急時有句）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尙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亦應起段學士）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遺害何可勝道哉（不覺說到己身脫口沉痛）鄙人有言曰（此段文極）

排宕處正在粘而不粘脫而不脫

通篇長峽在此一段中有絕妙經營

（誣當世輕嘲匹夫游俠之見不過嗜利俗腸）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重此二句言其所稱道不過攘利之魁耳）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沉浮而取榮名哉（以上是譏儒之失引起下段）而布衣之徒設取與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檃括上亦有足多及緩急時有二段重復唱歎一遍意味深長）誠使鄉曲之

游俠之士要是人生極意好為苛難之事若以富厚豪公子揮金結客者當之則一文不值矣史公之意于回看折直送至龍門積石之源真極用意文字也

俠（然後合鎖儒俠而歸到游俠一面來）與季次原憲比權量力効力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此是伸儒詘俠）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此是伸俠詘儒）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至此方獨點布衣之俠來）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大為俠客裝門面）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明所以不取有位人之故）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明所以獨取布衣之俠故）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應明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意）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網（應上以武犯禁句筆下不肯怨人如此）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極贊峭潔）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妙以游俠之醜見俠亦有眞僞正與儒同）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隱隱與起手論僞儒相仿好結構）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猶有總敘餘影此文家事外遠致）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

稱朱家不容口而不使一實筆然朱家竟足千古歎今之萊備墓誌亦刺刺細事堆垛滿紙閱之無一毫聳神葢古文之法不講久矣

朱家傳虛矣而劇孟傳更虛葢朱家傳尚從正面看筆而劇孟傳皆從四面八方着筆也始言宰相得之若得

勝言然終不伐其能歆其德諸所嘗施惟恐見之（史公）（重游俠處在此所以娓娓不去口）振人不贍（奇特）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俱用虛敍最高）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軥牛專趨人之急甚己之私既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顯終身不見也（實事亦畧扯作證）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田仲只附見朱家傳中筆極跳脫）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捷遞過好筆）周人以商賈爲資（起法與前傳同）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正面只一句奇絶）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

敵國則其傾動公卿隱然操朝宁之重何如次言毋死而送者千乘則其風靡四海儼然駕王公之上何如終言死無餘財則其振人之急不遺餘力何如葢因孟之行事大類朱家則不容更複一語故除却死法更尋活法也古人文字金針亦大可識矣

前二傳句句虛此傳則句句實古人作文之法未嘗不

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條侯事見他人）（傳者俱可傳）天下騷動宰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斷語贊）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葢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附傳一段）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瞷氏（卽郅都所滅）陳周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盡誅此屬其後代諸白（白氏不止一豪故曰諸白）梁韓無辟陽翟薛況陝韓孺紛紛復出焉郭解軹人也字翁伯善相人者許負外孫也（史公最重郭解獨書其字又詳其系末復綴其字俱有深致）解父以任俠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史記菁華録6卷』　請求記号 222.03-Si317

ガラス使用

[illegible]精悍

朱家劇孟一以振人之意爲主郭解則急欲著己之奇如人殺姊子必令其窘急自歸然後舍之箕踞不敬必使其知感謝罪然後[illegible]志由此而[illegible]

孝文時誅死（先了一案）解爲人短小精悍（頰上三毫）不飲酒少時陰賊慨不快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備著其少時盜賊姦宄之狀愈見後之折節爲奇）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此段是解立節之大凡）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此又見其天性之本具）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貫徹通篇）解姊子負解之勢（可殺）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彊必灌之（語質而有味）人

則可知其執恭謹以待人者皆欲假此以傾動天下而陰賊剽攻實其根柢性而不可回者矣夫以上有猜忌之君下有刻深之相而一布衣之士方且任俠行權風靡海內此時即無殺人罪過猶且不免於誅况一人爲俠而為之羽翼者皆儼然羣盜乎解之族滅非冤也史公酷嗜奇烈之士故次之獨詳然子儔在手瑕瑜並呈

怒拔刀刺殺解姊子亡去解姊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三句語氣不完而神態畢具）棄其尸於道弗葬（甚狠）欲以辱解解使人微知賊處（俠者作用）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此固見解之能收能展然殺人賊王法不得過而問焉解之犯禁罪已根於此矣）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名姓（即微知賊處之意）客欲殺之解曰吾邑屋至不見敬（一布衣出入不是回避何罪可殺）吾德不修也（僞自反）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欲其感而悔謝）是

使千古讀之宛如交臂亦豈真進好雅也哉

攷漢法有卒更過更踐更皆守夜戍卒也雖丞相子亦在調卒更者正調也踐更者受人之值而代役之者也過更者出錢三百納之官官給戍者如今之丁錢是也後世丁役之法大都本此○卒更編口之常践更貧人之事過更富民及宦室之事

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一箕踞之故不見較亦已矣何必又特加惠乎總是僞耳）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踐更字亦取更替之義亦取更籌之義）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處處找此句妙）雒陽人有相仇者邑中賢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欲不使人知）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此意殊詳密周匝語氣亦藹然可感）乃夜去不使人知（夾語夾敘）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

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嚴重之爭爲用（又找）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常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少年慕解之行知解客亡命多人請代爲給養）及徙豪富茂陵也（提筆別甚）解家貧不中訾（索隱曰訾不滿三百萬爲不中）吏恐不敢不徙（吏以其有豪名之故）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語甚聰察解之禍根伏矣）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又找一筆餘氣猶勁）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

ガラス使用

前云吏恐不敢不徙蓋上之督責旣嚴不得不然耳彼何罪而駢首戮之公孫弘之言頗得大體不得概以深文目之也

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語未畢）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先安頓一處）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忽又找此數語纏綿有餘味）已又殺楊季主（遙接楊郭爲仇句）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一時惡戮與大逆無異矣）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冒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得人死力如此所以深爲解惜也）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謂到此處卽以先所主之家告之）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奇男子）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先言解可無死筆端裊娜盡致）軹有儒生侍使者坐（補人一案非另敘也文法絕奇）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奇甚）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天子宰相皆首提布衣爲言此總敘中侯之門仁義存一段議論所從出也）遂族郭解翁伯（又綴其字奇甚）自是之後爲俠者極衆敖而無足數者（先抑一筆然後揚之恐其遂與朱家等並列也）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

附見諸子槪以逡巡退讓一語括之盡得朱家等之一節者爾

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逡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文有餘響）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傳重朱家贊獨言解彼此互見之法）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此俠之效而禍之根也說之津津其惜極矣）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惜哉

此序當與平準書相參而論大抵皆為武帝聚斂而發觀其從至治之世安俗樂業而輓近塗民耳目幾於無行說起後又言最下者與之爭總見民生日用安逸樂康關乎至性為人上者當因其勢而利導之則非有期會徵發而如水之趨下自然焉能盡智上下通奏各見優裕若榷貨算緡

貨殖列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小小一事必從大處立脚）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此伏下善者因之道理）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此伏下最下與之爭）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貨殖爲養生之源世非淡泊則人爭智巧貨殖亦安可少哉）雖戶說以眇論（大道理名議論）終不

ガラス使用

秋毫搜括而與之爭則必具如周書所云四民不出而匱之公私交困人不聊生矣大意如此舊說或謂史公自傷貧困而傳貨殖所謂以盲引盲也

能化故善者因之（此至治之世）其次利道之（開其不竭之源）其次教誨之（撙節法制）其次整齊之（靜者作用）最下者與之爭（掊克巧取）夫山西饒材竹穀纑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枏梓薑桂金錫連丹砂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先臚列四方大凡）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謡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遥承耳目口體等意）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三句實）商而通之（一句生）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此所以貴其因而尊之也）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深遠精微）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商不出則三寶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借用原隰之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以原隰作比）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中有深感令人不復貧富於命）范蠡既雪會稽之恥（必從謀國起線是門面語）乃喟然而嘆曰計

范大夫一傳分見於貨殖傳及越世家然越世家亦詳居陶之事而特以長男不能弃財為謀吳餘勁此傳都只虛舉與時逐而不責於人為治生總持文各有針路非偶然也

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貨殖遂與君相同道所謂善者因之固通上下而言也）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攬大勢占全局）乃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是因字善術）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忽下斷語片言居要）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兄弟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傳外後別調）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三句提起如題目然其說乃見下文

總論江淮沂泗之間民俗風氣即具有沃土之民不材瘠土之民莫不向君一段大道理在內然則貨殖者亦勞民勸相之一端也君子臨文之際

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總紀海內物產風俗歷落零碎仍饒疏逸之致）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三句言鹽而其文三變可知利權所首重）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言大凡如此）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隋與蓏同）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無積聚而多貧（此即拙者不足之故而具有大議論在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重民（明明是兩扇文字卻極意參差古樸僞然可愛）三河

六之四十一

ガラス使用

必具小心恭愼之懷而豈徒爲市井賈人兒作身分哉

廉吏久久更富其牟利之方亦有目計不足而歲計有餘之益廉賈歸富者始若儉於取終則厚於藏也各舉廉者言之而貪者可無論矣設意至工

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然則通天下計之蓋莫惰於江淮以南之人也）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岩穴之士設爲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此段殊不厭人意爲其盡舉一世之人必行誼而悉歸之於利也不知文章感慨處只是確耳今之訾病此文者其居心果何等乎）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者也（感入心脾痛入骨髓之言）故壯士在軍（以下歷舉一世之名節事功而一歸之於貨逐段且看其辭藻繽紛感欲深遠之妙）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爲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

利者尖纖之義史公所云躡利屣者其即婦人弓足之始也然則以帛纏足其不始於潘妃矣

年攻剽椎埋刼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簒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爲財用耳（句句變）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說盡猥鄙）游閑公子飾冠劍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虎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此中有挾）

明李滄溟汪次公墓誌用貨殖篇語頗多其曰懸疣之祥應在再世來之以德矣用來之以德句甚精鑿因汪次公業賈而其子道昆生時有豫兆左乳懸疣後為名

（術奸巧者亦有自力本計者事雖不同而心實一致讀書應制舉何獨不然而當時未有其事史公亦略過士人登朝一端終是為同類諱耳而讀者猶訾之耶）農工商賈畜長（長餘也即家無長物之長當讀去聲）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索亦盡義舊解謂索財大謬）終不餘力而讓財矣（妙句言除是死方休也却蘊藉而雅）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言隨所畜而不遠取此雉字精義）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來之以德（此句便深）德者人物之謂也（人聚而物歸之）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素封（素即素王之素）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此段專解素封二字之義）

卿不但致富而并致貴是徵于物者什一而徵于人者且什九也故百年之計必以德來之來去聲即勞之來之之義

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踐更徭役）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封君之奉不能過）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牛蹄角千千足羊（三句三樣句法古妙絕倫）澤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魚陂（言養魚之陂可容千石又變）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言附郭腴田千畝每畝收一鍾則千鍾粟）若千畝卮茜千畦薑韭（此二句總承名國萬家句來）此其人也

身有處士之義句素封古身分不肯爲伹傖昌譽

收句言行二字對下最妙無其行而空爲高大之言又不能治生自給所以可羞班固不察

皆與千戶侯等（再繳素封）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又寫出素封之樂言外有餘羨雖欲不求富得乎）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卽博進之進聚物而輸之謂）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慚恥則無所比矣（敘到此處不覺感慨乃餘意非正意也）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鬭智既饒爭時此其大經也（治生大畧盡此三言）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爲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分別斷制語無畸重方足傳世行遠）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然則巖處奇上而貧賤不

猶祇之殊爲無

在此例）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似太勢利然史公不作欺人語）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富貧者之資也　貪賈三之廉賈五之　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此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總坐人事亦寓下休言命之意）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耶非也

疢齋氏曰孔子曰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又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然則受不受亦卽有命存乎其間

ガラス使用

史公此傳獨無一言及於命者豈所謂慨當以伉耶傳中子貢開儒賈之宗下此若巴寡婦清刁閒收取桀黠奴栢發用博戲富胃脯簡微濁氏連騎富貴無種自昔而然矣

此叙固甚有滑稽之風然其意亦極明割將天道恢恢二句總攬六藝將亦可以句頂着六個以字見滑稽之雄固將掇六藝之菁英而無不可着也若不得其旨即被他推隨汪洋大海中矣

滑稽列傳

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治字陪解紛二字）禮以節人樂以發和（節人發和等要是有以中人陪下微中字）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太史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無所不有故大豈不能容一滑稽）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解紛亂亦治也）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漢人輕贅壻故獨著非後世人語）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以贅壻之困而儀表又不足觀乃見其數使不屈全仗滑稽）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爲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危亡在於

此數語豈得謂為髡之功而史公知此插曳着傳體固不容不爾也

且暮左右莫敢諫（不極寫敗亂不見滑稽之功此文章跌宕處非實事也）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鳴則已鳴則驚人（威王警悟如此若無髡言豈竟危亡耶故知前之過作形容也）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賞即墨烹阿）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既云威行三十六年旋接以八年被兵則彼此矛盾矣蓋文筆恣縱之故多此累）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

甌寠之歌每二字為句自相為叶古詩之流也今人率兩讀去不曉此理先秦以前用韻之法迥殊後世韓昌黎多摹之○寠當叶江甌寠高田汙邪低濕地也

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一語使先道破機警可想）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明已猜着故作一問乃見滑稽）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隨口謅出古雋不凡先生真滑稽之雄哉）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仍歸到少之句）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既以如許厚幣買救亦無藉先生神舌矣髡傳俱調笑之辭耳）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悅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

ガラス使用

史公雄于文而未嘗爲賦惟此段錯陳妍妙絶有賦心其中或用韻或用排精能之至幾令子雲相如斂衽退舍蓋千古慧業文人其腕下定無所不有偶然露穎而終以文單行者不

（威王妙人題目既佳文字自雋）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飲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第一層是爾時正面撇開一邊說入）若親有嚴客髡帣韝鞠𦜕（袒裼奉觴以致敬）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覩驩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爲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欲分其力也二段俱有男女雜坐及男女同席語其所諷諫者固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

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語意未畢）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即承上段盍醉餘更酌也合尊促坐乃客已半散并席移樽之意）堂上燭滅主人畱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并非復醉鄉情事矣）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只此一句承上二段是主句）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爲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其後百餘年楚有優孟（優孟楚莊王時人在齊威王前二百餘年此句悞）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辯常以談笑諷諫楚莊

六之四十五

ガラス使用

淳于生機鋒輕妙而所載廋詞二段皆無裨於國政史公但云數使諸侯未嘗屈辱若優孟優旃雖居弄臣之列而所言皆足以匡君故一則曰常以談笑諷諫一則曰合于大道各于傳首揭出眼目大有意思非閒筆也

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馬死得韻而人之不韻愈見矣）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太駮得可笑）左右爭之以爲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莊王賢主也恐未必有此）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淳于笑優孟哭此曹面孔正復何所不可）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以將順爲匡弼最工）而以大夫禮葬之薄（一字句顛甚）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爲棺文梓爲椁楩楓豫章爲題湊發甲卒爲穿壙老弱負土

此數語真滑稽妙品千載而下猶若聞其笑語之聲

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莊王時無趙韓魏三國蓋文章逗漏處）廟食太牢奉以萬戸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說破反少味）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優孟曰請爲大王六畜葬之（本曰食之却仍曰葬之奇妙）以壠竈爲椁銅歷爲棺齎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語似歌謠是樂人致語長伎）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點睛有意）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死生之際公卿大夫無一可托者而）

ガラス使用

優孟古之節俠士也特隱于伶官以玩世耳孫叔敖秉政之際堂堂楚國棟材輻輳而獨于一伶人冷眼覷定以爲托妻寄子之友君子讀此文也爲之林漓感激又爲之盡然而傷心也

優孟抵掌而談只是今人演弄聲色摹彷形容之意莊王筵前撇振詞笑因以感動之耳即所謂三日謀諸婦者亦不過落場運

（獨托孟又不刺刺面語只以一冷語先之孟之賢可知矣）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囑得妙）即爲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想頭却奇絕）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言王之左右不能別葢如演劇者必試過數次然後去嘗試人主）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此非實事也史公妙筆寫來人不能認其谿徑耳）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曰婦言愼無爲（先切戒之）楚相不足爲也（再明其所

上更端迭進之態但非實事若認以一番談笑莊王真欲以相位授之乃必無之理史公妙筆迷離墮千古學者于雲霧中而不覺耳

以然之故）如孫叔敖之爲楚相（前既貌似叔敖此處不嫌竟入）盡忠爲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只帶說妙）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正旨只二句）必如孫叔敖（以上明是賓白）不如自殺（以下繼之以歌）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爲吏（第一解）身貪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室富（第二解○）（滅項多凶一言道盡）又恐受賕枉法爲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第三解）貪吏安可爲也（轉筆趣）念爲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爲非（第四解）廉吏安可爲也（先嘆一口氣妙）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第五解）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

（再嘆入神）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邱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此蓋用論語可以言而不與之言句意謂叔敖知人也）其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莊王至秦始皇時四百年矣語亦小悞）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始皇時置酒而天雨陛楯者皆沾寒（語妙）優旃見而哀之謂之曰汝欲休乎陛楯者皆曰幸甚優旃曰我卽呼汝汝疾應曰諾居有頃殿上上壽呼萬歲優旃臨檻大呼曰陛楯郞郞曰諾優旃曰汝雖長何益幸雨立我雖短也幸休居（兩幸字可解不可解正爾趣絕）於是始皇使陛楯者得半相代始皇嘗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絕不詞費而意極警動有前二子之悠颺不可無此子之簡捷）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卽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餘意不竭）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居無何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數年而卒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橫行優孟搖頭

嬴秦方熾之際斃朝阿諛寇禍日深而無敢一字齒及雖以叔孫通之爲人猶借鼠竊狗偷之言僅得免於虎口而優旃獨兩提寇至矢口驚心長歌之哀深於痛哭矣豈非奇士哉末特結之以二世殺死優旃歸漢此其故可思也而不可言也嗚呼史公之文味外有味疇則覩之

ガラス使用

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滑稽傳所載三人一層深一層髡語勸百而諷一者也舌辯之雄而不必有裨於國孟語篤友誼於死生明功臣於沒世節俠之流也旃語惜陛楯之沾寒警寇機於未至忠厚之發也史公特爲諷諫立傳非徒以談鋒調笑見長褚先生不得其旨而妄續之則夸而無當矣

自前篇首起至遷於明堂諸神受紀句止是太史公自叙家傳自先人有言曰起至篇終是全部史記後叙其後又有逐篇小叙須分三項看今已芟録什五然其主腦須揭明之庶易尋其脈絡

太史公自序

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先將一部史記奇偉俶儻大本領指出並非漫作遊記也）講業齊魯之都（此句獨重爲通篇伏脈）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承上句言於鄒嶧行鄉射禮亦孔子流風所漸被也）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於是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觀此則知通西南夷一事史公亦身與其役不但博望相如也）還報命是歲天子始建漢家之封（武帝元封元年行封禪諸禮）

封禪改朔之事本非三代以上所重後世乃自謂功德隆盛假此以侈受命之符且其事亦何關史臣論著之職而太史談顧以留滯異地不得扈從東封至于發憤成疾遂殞其身不亦惑之甚乎蓋談承前秦流弊記事之言疑于誹謗一切廢弛而巫史卜況之官遂淪于倡優待詔之亞故習氣所流不能自振然能于其時流淹

而太史公留滯周南（以陝以東皆曰周南）不得與從事故發憤且卒（此事是天官所掌故以不與爲恨然實是習氣）而子遷適使反見父於河洛之間太史公執遷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寫得入情一篇發憤情事皆化爲忠孝文章矣）自上世嘗顯功名於虞夏典天官事後世中衰絶於予乎汝復爲太史則續吾祖矣（惓惓於此當時固以記事之史與卜祝之官合爲一職）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發明憤懣之旨）是命也夫命也夫余死汝必爲太史爲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一篇提綱在此一句）且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揚名於

六籍蘊蓄論著之端且欲竊比春秋絶業遷之功實談有以啟之又何可不謂之賢豪間者哉

後世（揚名借作引子非正意）以顯父母此孝之大者夫天下稱誦周公言其能詠歌文武之德（此跟論著意是主）宣周召之風（指二南風詩言之）達太王王季之思慮爰及公劉以尊后稷也（逆數周家世德一句串出奇妙）幽厲之後王道缺禮樂衰（此段方指授所欲論著之大凡）孔子修舊起廢論詩書作春秋（隱隱隆隆逗起六經伏線作案）則學者至今則之自獲麟以來四百有餘歲而諸侯相兼史記放絶（孔子時列國猶有史職至戰國兼并日尋干戈史職始廢）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此統指四百餘歲言之非專言漢事）余爲太史而弗論載廢天下之史文余甚懼

自此以下自敘史記故又以六經引起而仍記之先人其實即檃括前言不必云談復有此

焉汝其念哉遷俯首流涕曰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要見一部史記俱太史公談收集古文系本但遷始裁擇潤色勒爲成書耳）卒三歲而遷爲太史令紬史記石室金匱之書（一句引起撰次却不說完）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曆始改建於明堂諸神受紀（特載此數語遙應前始建漢家之封等語隱隱見卒酬父志以釋其憤）太史公曰（此指自已與前稱父者不同）先人有言（先人則談也）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當時未有道統之說而史公爲此言自負良非鮮腆）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

致語也

假壺遂一問發明作史之由前一段專指孔子隱桓以下定哀以上二百四十二年之作言後一段則通論遂古以來下極無窮之世總之不可一日無史筆以維持於三綱五常之際也從遷以前如晉曰楚倚之屬號稱良史而其書俱不良春秋莘經聖人傳削又得三傳發明遂為萬古史宗

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即上文獲麟以來四百餘歲一段大意檃括重提爲史記作自敘也）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爲而作春秋哉（遂時爲詹事秩二千石假人言以發明己意專提春秋是竊比正旨）太史公曰余聞董生（仲舒）曰周道衰廢孔子爲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八字只是道不行之案不必謂別有寄托）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爲天下儀表貶天子（所謂貶天子者意謂貶斥時主以明文武之道然自是語累）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謂空言其理不若附見當時實事故當時賈董之流皆有大篇而遷獨作史記亦其）

ガラス使用

昇祖至史遷創年表以續經爲記傳書志以繼傳合經傳而出一人之手筆以寓勸戒於後世春秋三傳以後實爲繼往開來第一部書即無爾許奇筆尚可不祧況奇偉博鄺無所不備如此乎其應推自擬春秋有以也夫

（意也）夫春秋（數語贊春秋實是自道其作史張本）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絶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已上正荅何爲作春秋之問）易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此承有能紹明世一段而推言之）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記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於治人（言六經所長亦不過約舉大意不必深求其當否）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以道化春秋以道義（申作一總歸重）

（春秋筆力絶大）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接手自然無襞積痕故妙）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以上又自發明春秋經世之功絶大）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已（言由于大義不明前故云春秋以道義也）故易曰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承失其本字而精言之）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漸久矣（其初只有毫釐之差其卒遂成簒弑之禍蓋不過一念之肆爲之漸漬而長）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經事而不

王介甫號稱經術宗師獨詆春秋爲斷朝報無忌憚大氏太史公處秦代劫灰之後而能獨明經世之功豈非千古巨眼而班固譏其賞黃老後聖經者蓋指前半之交談論六家之虛云云而悞以爲遷

知其宜遭變而不知其權（如趙盾不討賊許止不嘗藥此種讒賊之人非明於春秋之義安能辨之辨之不早其禍將長矣）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承上二語而危言以惕之）爲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其實皆以爲善爲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其初自謂善事故遂爲之由於義之不明也至其後加以篡弑之名安能解免）夫不通禮義之旨（以下十三句乃複衍上文之旨一氣提出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一句來）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君不君則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

之罪案也所有整齊之力而識見不高殆無足道○史談於六家之要處節去不録

史遷著書周與孔子假褒貶以討亂賊者不同然以爲力頌聖德宣盡其意則亦非其本旨也想其必以封禪平準等書刺譏當世之事者良復不少故特假此數言以相掩蔽故揚其辭以自匿耳讀者

天下之大過予之則受而弗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言六經之旨皆約而歸焉如朝宗之義）夫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已上統爲一大段正言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一日廢史臣之職言春秋者皆言史不復指孔子所作之書也）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欲以何明（再着此問是周旋本朝之法不得不爾實非正旨）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言必稱先最有深意）伏羲至純厚作易

ガラス使用

常於筆墨之外尋之勿但泥其文也

八卦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引盛世爲例仍必原本六經文字縝密如此）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此自救前文貶天子云云之文也看非獨刺譏句則知所刺譏者已過半矣）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再跟建漢家之封禪等意落筆有來歷）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正荅欲以何明之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雖作感慨以陪跌下句遂不覺其用意之深）且余嘗掌其官

自叙作史之志上攀六籍竊比麟經如此其深切著明後適有李陵之禍懼大業廢於垂成故假古人憂患之端稍為寛譬乃眛者獨措此為發憤著書之由真不可曉余故力雪之

（點人此句明盡職之意）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此二句約言本朝在內）隳先人所言罪莫大焉（緊跟先人針路不紊）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此二句言漢以前）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明明自比春秋而轉謬他人之問一閃入妙）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以不得卒業順承先澤爲罪）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欲遂其志之思也（一轉轉入窮愁著書乃末後不得已自己寛譬之辭而世俱以此爲作史張本寃極謬極最不足採）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

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脚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此直應孔子諸侯害之大夫壅之數句不爲李陵之事）故述往事思來者於是卒述陶唐以來（須看卒述二字乃終成其事非扡始於今也）至於麟止自黃帝始一

以武帝元狩獲麟聊据作竊比春秋之一說故云麟止

史記一書學者斷不可不讀而亦至不易讀者也蓋其文洸洋瑋麗無奇不備滙先秦以上百家六蓺之菁英羅漢興以來創制顯庸之大略莫不選言就班青黃纂組如遊禁籞如歷鈞天如夢前生如泛重溟以故謭材謏學無有能闚之終數卷者前喆雖有評林要亦丹黃粗及全豹不呈不揣荒陋特採錄而詳閱之務使開卷犂然皆可成誦間加論斷必出心裁密字蠅頭經涉寒暑幸可成編固足爲雪案之快觀也若所刪節者刋本具存豈妨繙讀世有三倉四庫爛熟胸中之士吾又安能限之哉辛丑長至後三日閱訖題此

ガラス使用

道光甲申八月吳興
姚氏校刊於扶荔山房

ガラス使用